

岁月悠悠

铁凝与“涛声依旧”(下)

刘希涛文

C

2011年9月,我和夫人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度假时,结识了一位来自石家庄的老李,这位文兄对他们的主席(铁凝1986年出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,1996年担任河北省作协主席),可谓了如指掌。

于是,餐前饭后,我们沿着北戴河海边漫步,在浪花的拍打声中,听这位文兄眉飞色舞的介绍……

铁凝1957年9月生于北京(祖籍河北)。本不姓铁,而姓屈。随父亲笔名铁扬姓铁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铁扬是画家,铁凝的母亲是声乐教授。

小时候,铁凝迷上舞蹈。铁扬就带她去舞蹈老师那儿练踢腿、练立脚尖……可当铁凝初二考上艺校舞蹈班马上去报到时,铁扬对她说:“舞蹈是一门神圣的艺术,值得为它献身。可你只有初中的文化水平,头脑空空,将来怎么办呢?”

铁扬说服了女儿,铁凝开始沉浸在古典文学中。

15岁的铁凝读中学,有一次写了篇特别长的作文,足有7000字,写满一本作文簿。老师很惊讶,便在班上朗读了,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……回到家,她又念给家人听。爸爸盯着她兴奋稚气的脸说:“这是你写的?”“嗯”铁凝点了点头,有些委屈。铁扬说,我认识一位老作家,明天带你去见见他。

第二天,爸爸带铁凝去见这位老作家。对方见是一个小女孩,不以为然。铁凝要朗读自己的作文,老作家说,我不习惯听别人朗读,要自己看,一周后来听消息。过了一周,铁凝怀着忐忑的心情又来到这儿,这位老作家竟高兴得像个孩子,连说了几个没想到,真的没想到……“这就是小说,你就这样写下去!”

这位慧眼识人的作家,就是写《小兵张嘎》的著名作家徐光耀。

铁凝原想当文艺兵,因徐光耀的肯定就此做起作家梦来……1975年高中毕业的她,作出人生中第一个重大抉择,放弃当文艺兵和城里工作的机会,决定下乡插队……(这和我当年“为当诗人”而投笔从戎如出一辙)。有了“作家梦”,就是不能控制自己。

到农村后,她每天记日记……在玉米地里,她炫耀地数着手上的12个血泡……一同劳动的社员哭了,她突然看到了自己的不真诚……从那

天起,她把所有的奖牌都收了起来。

D

老李侃侃而谈,让我听得份外入神。

铁凝的优点是大气,有女人味。“她在河北省作协主席这个位置上一坐10年。说起她主政期间的功劳,不能不说到这座全国唯一的省级文学馆(如今已成为石家庄的一大景观)。”

1996年,铁凝上任不久便倡导建一座文学馆。在一无立项二无资金的情况下,她带领同事不断研究、修改方案,跑细了腿……最终在省政府支持下,建成了这座文学殿堂。

其实,铁凝和普通女人一样,也不止这座圣殿。每到作协评职称时,为给没评上的老作家争取一个名额,她比谁跑得都勤……“心有温情,天蓝水清”,在石家庄只要你提到铁凝,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翘大拇指(这正是她高票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缘故)。

其实,铁凝和普通女人一样,也喜欢打扮。哪怕一个普通读者要见她,也要梳妆打扮整齐。年轻时,她留着披肩的长发和刘海,娇态可掬;别一对别致的发卡,又分外单纯;有时,她将双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健步如飞,显得愈发美丽而洒脱。

汪曾祺曾在文章里这样写铁凝:“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两腿修长,双足秀美,行步动作很敏捷,轻快,眉浓而稍直,眼亮而略狭长,清清爽爽。”他称铁凝的神情像英格丽·褒曼那般纯洁、高雅。

铁凝像所有居家过日子的人一样,洗衣服,打扫卫生,做家务,烧菜……一些无关的爱好,也非常乐于参与其间,比如欣赏音乐,比如看画,看电影……

“她只要下厨,就可以做一桌好菜。”

E

老李如数家珍,让我听得如痴如醉……

铁凝还有一大爱好是放风筝……她买的风筝十分普通,价格低廉,才两块五毛。铁凝举着她的“仙女”,在日渐松软的土地上小跑着将它送上天空……“放线呀,多好的风呀!”……对于放风筝,铁凝很有经验,傍晚之前是最好的时间,太阳明亮而不刺眼,风也柔和。

铁凝还喜欢收藏民间器物。她知道,民间的东西有劳动的痕迹,这些古老的跟生计有关的器物,都特别使人安宁。就好比一根擀面杖,都有一个故事,在那上面有沉甸甸的女人

的,立即振翅飞跃,瞬时飞离窗台,把它们夜间的青白色鸟粪遗留在灰白色的窗台上。

面对斑斑点点的窗台,我望了望窗外西侧的水杉树,在那里停息的鸟儿像弹弓飞出的弹丸一样倏尔而逝。落光了树叶的水杉树干挺拔呈深褐色,在朔风中还伸展着粗粗细细褐色和浅褐色树枝。正巧女儿归来,她见状问:“老爸,你在看什么?”

“窗台上都是鸟粪,脏得很。我要想个办法,让那些鸟儿不再在窗台上随地大小便。”我这样答应女儿。

“老爸,你千万不要伤害那些鸟儿!”

“我知道你爱鸟。”

确实,女儿颇有鸟缘。小时候她放学回家,一只八哥从窗外飞进来,落到家里地上,紧随她脚边,她走到哪儿,八哥跟到哪儿,再也不飞走了。从此家里添了鸟笼,豢养了八哥。她很小就知道,要善待动物。人类和动物、植物一起,形成了生物链。与鸟类小生灵和睦相处,不仅客观现实,也是自身需要。我家窗外的那些鸟儿够聪明的,它们为了生存,

的智慧,女人的力量,女人维持生计的匠心和女人的体温……

50岁前,“单身美女主席”的称谓,更使她平添了不少神秘色彩。作为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旗帜,铁凝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,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:政治身份、作家身份、女性身份。在时下的文化背景下,要使这三重身份,特别是前两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,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。这三重身份,也给她提供了三种观察世界的视角。

生活中,她永远洋溢着一种美丽的笑脸……

铁凝有过感情经历,也差点进入婚姻,但最终都没有成功。父母知道,情感的挫折是女儿心头的隐痛,从不轻易去触及……她的生活很有规律,日出时起床,打开窗子呼吸新鲜空气;头发天天洗,不吹不烫,自然干;把鲜花的气息留在枕边,有时插一支小青竹,有柔有刚,有青有绿,仍如少女的心境。

1991年,冰心曾问铁凝:“你有男朋友吗?”铁凝说:“还没找呢”。90岁老人劝告她:“你不要找,你要等”。铁凝等到了50岁,终于等到自己的如意郎君。这是一位和她相恋多年,并且彼此做好充分准备一起走进婚姻殿堂的人。

2007年4月26日,在自己50岁时,铁凝与相恋多年的爱人,燕京华侨大学校长、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喜结良缘(这天,铁凝和华生各自取了户口本出门,到户籍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,结婚证工本费9元,她跟司机借10元钱交了,拿到了证书)。

听在中国作协工作的人员介绍,“五一”长假一上班,铁凝穿着亮丽的衣服,手上捧着喜糖走进每一间办公室,然后挨个儿放下一包喜糖,微笑着说:“这是我的喜糖”。所有的同事都非常惊讶,一点预感都没有,确实太意外了……铁凝向大家发完喜糖后,仍和平常一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工作和创作中……

F

网上有一张她俩牵手的照片,让人一见难忘。我作为她麾下的一名老兵,看到这张牵手的照片,胸中热流涌动……我深深地祝福铁凝!也深深地感激她对我的信任和鼓励——龙年岁末她赠我的题词:“刘希涛先生《涛声依旧》,将是我永远的珍藏。我虽年届七旬,依然渴望燃烧!依然要以她为榜样,力争做个‘凭作品说话的作家’。”

2013年春节于“涛声斋”

巧妙利用窗台,在夏天狂风暴雨中当避风港;在严寒刺骨时当庇护所。

今冬特冷,所谓几十年一遇。在“罗衾不耐五更寒”的分时,我家外窗台栖息的鸟儿发出“叽呀”之声,随后又“叽”声。过了一会,“叽呀”声重起,随后又“叽”声……

那个时刻,天在要亮不亮之间,人亦在要醒不醒之间,闻鸟儿叫唤,惊扰我美梦,甯提多难受了。我在朦朦胧胧之间,又气馁,又无奈。随之慢慢醒了,躺在被窝里想,要是能像三言二拍的故事里所说的听得懂鸟语该多好。那鸟儿究竟说了什么?听起来“叽呀”一声,多么像这鸟儿在说“冷啊”,想必是调侃我躺在被窝里暖和,而它们在忍饥受冻。又“叽”一声,多么像在说“去”,连忙制止那鸟儿,叫它噤声,分明是叫它不要吵醒睡觉的人。言外之意:已有了庇护所,应懂得感恩。就这样,鸟儿互相应答。

所谓那个时刻,即五更,凌晨3—5点,这不正是我家外窗台上的鸟儿在报时吗?我怎么会睡过头呢!

这时,同事才恍然大悟,都笑了。

玉壶春色



玉壶春色 ■傅豫园(上海市第二十五中学)

意犹未尽

哭杜

魏鸣放文

那一年冬天,一个人,在一个早班回家的路上。

那时,青年单身,每晚在家的灶间,小小日光灯下,总是读到很晚以后。第二天早班,凌晨5点,人还在热被窝里,看屋里黑咕隆冬,全家鼾声甜美,一人起床尤为痛苦。总是拖延,总是想,等到下班回家,要好好补睡。那时,全家五人,除了一个工人,父母姐弟都做干部,上着日班。所在的工厂,一起读完电视大学中文大专的四人,除了唯一一个自学考试的人,其他三人或提干,或调离,仅留下一人,仍在生产流水线上,继续自学以后的读书。

有一条很小的路,在家和工厂之间。

人在小路。经常是早上迷迷糊糊出门,忘戴了厚棉手套。人在自行车上,于寒风中呼啸逆行,扶着车把的双手,酷冷发痛,只能交替送上嘴边,不停地依靠呼出的白气回暖。

那时,在车间里,机器轰鸣声中,空气中全是漫舞的铁灰。进去以前,照例先要在更衣室里,再将刚刚热乎乎的衣服从内到外全部换了。生产流水线上,工人们一个个黑头黑脸,人人像是山鬼。一直到上午九、十点钟,太阳才从高高天窗外斜射而下,一时万道金光铁灰漫舞,人才刚从迷瞪中醒透。不过,在那种日子里,另有着其中不少的情趣。上班下班路上,夏天里,不是在那一家小店坐下,美美吃上一杯绿豆刨冰,或者,就是去厂对门工人俱乐部,阅览室里读书读报到很晚;冬天里,常去那家餐馆,上得二楼,一块钱,两碗崇明老白酒,一碗猪头肉,带一本唐诗宋词,足可消磨三到五个小时,然后,头脑昏沉沉醉而归。

那一天,又是早班下班,迎面在那个十字路口。只是,多抬了一次头,又是冬天,又是灰色天空下黑黑的树枝,一地沙沙飞走的黄叶。

人,有了诵诗的冲动:
无边落木潇潇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……

不错,是杜甫的《登高》。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。”于是,口中念念有词,人在这样的氛围中,特别触景生情。不过,这一回,到了“万里悲秋长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”心,开始起了难过,真正的难过。尤其到了最后:“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一个人,竟如雷电击中一般,又晕又眩了。不是吗,百年多病也好,万里悲愁也罢。这本来,文人自古清贫。而问题是,这是诗人人生五十过后,这在中国“诗圣”的本人,竟因贫病而人生潦倒如此,以至于,连一杯解忧的浊酒,都不能喝上?

那是,一种怎样的绝痛啊?

一想到此,嘴里念念着,人却无力前行,只得将车停靠在一边,人一屁股坐在地上,不待双手遮面,两行热泪,即刻滚滚如水而下。很久,很久,人不能起身,也不想起身。想起,“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那是,安史乱后,诗人在江南,遇到了李龟年,一位宫廷当年的红歌手,心里痛着,出语如此平淡。又想起:“近泪无干土,低空有断云。”那是,诗人哭倒在失意多年的老朋友的坟前。

那是,在26年以前。中国的文学史,不会记录,在诗人之后的一千三百年,会有一位工厂的文学青工,为着诗人,一个人“哭杜”,狠狠哭倒在马路边上。

那一年冬天,那一位青工28岁,正值诗人当年56岁的一半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